

##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述考(续完)

谭正璧 谭寻

### 四、《包待制出身传》

《包待制出身传》原书题作《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不分卷或集，无作者署名，卷首无扉页。正书共十三页，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四字。有插图四面，每面分上下二幅，共计八幅，每幅有目，七字至九字不等。书末无刊刻年代及堂名，统观全书版式与其他成化永顺堂新刊本相同，当亦为成化永顺堂刊本无疑。

全书叙宋包拯出身故事。包拯为宋仁宗时人，世居庐州合肥县小包村，上有二兄，均已婚。包拯为第三子，小名三郎，生而貌丑，其父欲弃之，为大嫂所留养。及十岁，父不使读书，命往南庄放牛。后大嫂暗令在南庄书院读书，其师为取名拯，号文正。自此日耕夜读。及成年，大嫂又出资命入京应试。包拯应试中状元，出任定远县知县，微服回家省亲。先是报子到包家报榜，家人不信。及归，包拯衣衫褴褛，大嫂亦以为未中，欲筹资使其出外经商。忽定远县差役来接新任知县，包拯乃易官服而出，全家方知其果已中试为官。包拯赴定远任后，每日办事断案，件件清正，但从不上报府中。张转运来县查办，责其失职。包云：依法公断，治理良民，何谓失职；反将张转运一路勒索所得金银拦下，上报朝廷。张被罢职，包拯升任陈州安抚。后仁宗因开封府尹出缺，黑

王太师保荐包拯，召入京，仁宗面封为开封府尹，请黑王太师、范将军、申丞相、狄将军、李王太子、钱王孙、柴驸马、六皇叔八人为保官。包拯治理府事，为官清正，一如往昔。

包拯，《宋史》有传，然无一语述及其家世出身，词话可能依据民间传说。《宋史》开始即叙包拯中进士后，除外任官，以父母在堂，辞不就。及父母亡故，始出任天长县，治民严察，有名的判盗割牛舌一案即在此时。以后，历任内外官职，时升时降，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有包待制、包龙图之称）。后迁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立朝刚毅，贵戚宦官，莫不畏惮。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例，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至包公命开正门，使讼诉者得趋前直告，衙役不敢欺。官至枢密副使，以疾终。

传中所叙仅有审出盗割牛舌一案，并说他开庭放告，直接审理民事。可见他一定曾经断过许多民案的。而后代流传的许多有名的案件，如：《元曲选》所收百种杂剧中，包公判断公案故事却占九种之多。在这部成化本说唱词话十三种中除本书叙包公出身外，尚有七种都为包公断案故事。又在《仁宗认母传》词话中，也曾提到包公曾判断“山里大虫”、“歪乌盆”、“林昭得”、“曹国舅”、“陈通判”、“老鸦下状”等案十三件。在《张文贵传》词话中也提到包公曾断“三十六件无头事，七十二件不平人，百单八件烟花事，件件官司断得清”。万历刊本安时雨所撰《龙图公案》十卷，共收包公案百则，故又名《百断奇观》（一般通行本只有六十余则）。民间流传的包公判案故事既如此之多，决不会全是捏造的，正史中竟未叙及其中一二，殊为疏漏。所以正史未叙及包公出身亦无怪其然了。

词话中所述包公出身故事在清代咸丰年间根据石玉崑说唱底

本而编成的《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小说中却亦叙及，大致与词话相同，仅多出父名怀、母周氏、大嫂王氏，而王氏因抚养包公，将己子托与人家，此子即戏剧《铡包勉》中之包勉，并又添出次兄夫妇屡加陷害等事。此外其他书中皆未见叙及。

## 五、《陈州糶米记》

《陈州糶米记》原书题作《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糶米记》，不分卷或集，无作者署名。卷首无扉页。正书共十八页，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四字。有插图五面，每面分上下二幅，共十幅，每幅有目，都为七言。书末无刊刻年代及堂名，其版式与《包待制出身传》完全相同，当亦是成化年间永顺堂刊本。

全书叙宋代包拯奉旨查办四皇亲陈州糶米营私舞弊的故事。宋仁宗时，陈州三县连年大旱、民多饿死，赵、侯、马、杨四皇亲奉旨前往放赈，因夹杂糠草、高价出糶，万民怨忿，共推父老百余人到京告御状。时包公因在濠州处死囚未上报被革职，居普照寺为行者。由青州王丞相保奏，仁宗连封包公十二大官衔，正受开封府尹，并赐四种枷棒及斩砍皇亲剑，前往陈州查勘。包公微服骑驴先行，众差役随后，约在陈州相会。一路上，包公屡经凶险，被恶徒吊打、下监、敲诈，终于抵达陈州。时因接包公，禁止出入。包公因微服不得入，将驴借与一接官之行首，始得随之入城，随即查明放赈情况，果如父老所告。城中有相识之田三叔留之家。包公自出买酒，因坊官将浊酒代好酒，与之理论，被送入牢。此时，跟随差役亦到，四出寻访，自牢中请出包公。包公即在府衙登堂审案，四皇亲皆伏法。包公遂命开仓放赈，平价糶粮，万民喜悦；又将在路所遇主使吊打、下监、敲诈之人，一一

拘府处罪。事毕，还京复旨。

包公往陈州查勘赈粮一事，正史不载，最早记载当推元人杂剧《包待制陈州粃米》（陆登善作？），似即为词话所本。杂剧叙户部尚书范仲淹学士奉帝命与众大臣共议派人去陈州放赈救灾，刘衙内荐子刘得中、婿杨玺吾前往，并赐紫金锤。二人到陈州擅自提高粮价，大秤进银，小斗出米，苛刻百姓。有张愍古与争，为刘以紫金锤击毙。愍古子张仁到京向开封府包拯告状。朝议即派包拯往陈州查勘。陈州官妓王粉莲受命往接官亭，中途为驴摔下，遇微服的包拯代为笼驴，得悉刘、杨二人之恶行。包拯径至陈州府衙，拘刘、杨二人，处以死罪。至刘衙内乞得朝廷赦书赶来陈州，已不及。包拯并罪刘衙内，下之狱，上报朝廷。杂剧较之词话所叙，简略得多，但轮廓相似，而先往放赈的人完全不同，词话或另有所据。

此后在小说《三侠五义》中亦叙及包公奉命往陈州查勘放赈一事。包公在京时已有陈州百姓前来告状，到任后，得悉朝中所派安乐侯庞昱不理放赈，而横行不法，强占妇女等事。包公申明案情，铡死庞昱，并判断疑案多件，然后开仓放赈。其中情节与词话、杂剧所载全都不同。

## 六、《仁宗认母传》

《仁宗认母传》原书题作《新刊全相说唱足本仁宗认母传》，不分卷或集，无作者姓名。卷首无扉页。正书共十九页，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四字。有插图六面，每面分上下二幅，共十二幅，每幅有目，四字至七字不等。书末无刊刻年代及堂名，版式与《包待制出身传》、《陈州粃米记》两书完全相同，可见为同一时期同一书铺所刊刻。

全书叙宋代李后向包拯告状，仁宗认母的故事。包拯自陈州回京，途经桑林镇，宿东岳庙。有乞婆前来告状，云为当朝天子之生母，本是亳州李节使之女，后真宗纳为西宫妃子，诞生一子。恰南宫刘妃同时生女，买通六宫大使郭槐以女易男，得为正宫。李妃见子变女，惊而失手将女跌死，被囚冷宫。及太子长成，管御园的张园子偶泄其事，遂为郭槐杀死其全家。及太子即位，大赦，释放彩女、娇娥，李妃亦得出宫，因无家可归，流落为乞婆。包拯问有何物为信，李云：太子生时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有“社稷”二字。包拯遂迎之入京，暂居开封府。包拯入朝，仁宗赐筵。包拯设辞看得仁宗手内果有“山河”、“社稷”四字，又云：吾王生母在街头求乞。仁宗不信，从王丞相奏，宣郭槐询问。郭槐不肯实言，被发往西台王御史审讯。王御史受刘太后金银珠宝，欲释郭槐。包拯突至，人赃并获，立将王御史处斩。包拯奏帝，将郭槐带至开封府候审，得实供。及至面帝，郭槐又翻供，包拯奏请将郭槐吊在张园子家树上。是夜，仁宗饰阎王，包拯饰判官，牌军扮阴差，拘郭槐审问，诱出真情。仁宗问明生母所在，驾临开封府，亲迎入宫。仁宗欲处刘太后死罪，得李太后说情，免罪，仍居内宫。郭槐被处生煎鼎镬之刑。包拯升四海节制使，封擎天包令公。

按宋仁宗本李宸妃所生，为刘后夺为己子，曾载于《宋史》。谓李妃本刘后侍儿，为真宗侍寝、生仁宗，刘后以为己子，命杨淑妃抚育。至李妃死，仁宗不知其为生母。及刘太后死，得人告方知，疑母死于非命，开棺检视。先是刘后从宰相吕端言，以后礼相殓，遂不疑有他，但追赠李妃为太后。并无刘后命郭槐将女易男、李妃流落宫外向包公告状之事。词话所据似与元人杂剧《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有关，实则小同大异。词话只有郭槐助刘妃作恶，并无陈琳、寇承御救太子出宫送至南清宫八大王处抚养，

后因真宗无子，入继大统等事；而杂剧中也无郭槐其人。杂剧最后谓仁宗即位后，追问前事，得陈琳实告，始知寇承御因受疑被杖触阶而死，其时刘、李二母皆在，乃尊生母为太后，不究刘事。此与词话结束亦微有不同。

约与词话同时有姚茂良（约1475年前后在世）作《金丸记》传奇，其内容几全同杂剧，加以敷衍。稍后有安时雨撰《龙图公案》小说，其卷七中的《桑林镇》亦叙仁宗认母事，情节与词话无甚殊异，但其结果刘后被绞死，而无李后请赦、免死事。清康熙间石子斐（约1692年前后在世）著《正朝阳》传奇，则似依据词话而作，故有郭淮（词话作郭槐）将女易男，摔死女婴，诬李妃入冷宫。但写刘后凶恶则甚于词话，故最后欲谋刺仁宗，终于事露，服毒而死。

此后至清末，《三侠五义》小说中叙包公自“陈州粳米”回京，中途宿草州桥天齐庙，有流落为贫妇的李后来告状，所述案情与前项各书所载殊多不同。其最显著处为刘后买嘱郭槐以狸猫换去李后所生太子，命寇珠扣死，却为陈琳救出，送至南清宫八大王处。李后则以产妖异罪贬入冷宫，后得宫监秦凤营救出宫。至是，李后出御赐金丸为证，与包公伪称母子，留居开封府。值南清宫狄太妃生日，包公备礼送李后往贺。李后见狄妃陈述前事。狄妃即伪病，仁宗往省，由狄妃奏明前事，母子相认。包公审郭槐，初不认罪。包公乃伪装阎王夜审，始诱出实供，郭槐处刖罪。刘后适病，闻讯惊死。仁宗迎母入宫，尊为太后。封赠有功诸人，并为寇珠等建祠表忠。从此“狸猫换太子”故事，流为民间传说，几乎家喻户晓。

京剧有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故事皆据《三侠五义》，且包括“陈州粳米”一案在内。京剧还有《断后》、《打龙袍》二剧，皆流脍人口。此外，各地方剧中亦都有此剧目演出，繁不

胜举，不一一详叙了。

## 七、《断曹国舅公案传》

《断曹国舅公案传》原书题作《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不分卷或集，不署作者姓名。卷首无扉页。正书共四十三页，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一字至二十五字不等。有插图十二幅，每图各占半页，每幅有目，六字至十三字不等。书末无刊刻年代和堂名。

全书叙宋代包拯审理曹国舅杀人霸占人妻一案的故事。宋仁宗因梦为孔子谴责，下诏开科取士。潮州潮水县铁丘村有秀才袁文正，妻张氏，一子三岁，携妻儿同入京赴试，宿王婆店中。次日，文正全家游赏京城，恰为曹皇后之弟二国舅撞见。二国舅恋张氏之美，诱文正夫妇入其府宴饮，醉文正并其子杀之，尸弃琼花井内，且强占张氏，携之赴郑州安抚任。二国舅之母太郡夫人因府内闹鬼，移居鸡儿巷新宅。包相自边庭犒军回京，路遇狂风，跟踪至曹府旧宅，命牌军断锁入内。夜有袁文正鬼魂出现告状。牌军自井内取出文正父子尸体，带回开封府。江南转运使曹大国舅回京省母，得悉其事，密书其弟杀张氏灭口。张氏得院子张青救出，往东京向包相告状，仍寓王婆店。值大国舅出行，张氏误为包相，拦舆告状，反被打死。王婆救醒张氏，指点往开封府衙，被留府中。包相伪病，大国舅奉旨来探。包相设宴接待，出张氏当厅告状，即拿大国舅，下入西牢。又借大国舅名诱二国舅入京，亦下之狱，二人均判死罪。太郡夫人及曹皇后亲至开封府，求免不准。最后，仁宗亲临说情，包相奏：须我王大赦，方可免罪。及至赦书颁下，两国舅已绑赴法场，二国舅已斩讫，大国舅得赦幸免。案结，大国舅悔悟，入山修道，为八仙之一。

此书故事不知所本。曹皇后，《宋史·后妃传》有传。传称：曹后甚贤，听政之时，多援经史决事。……检察曹氏及左右臣仆，毫分不以假借，宫省肃然。由此观之，当无亲属如两国舅横行不法之事。关于曹大国舅成仙事，则史籍颇多记载，如《续文献通考》云：曹国舅，宋丞相曹彬子，曹太后弟，美姿容，隐迹山岩，精思慕道。一日出游，抵黄河，以金牌抵渡直。遇钟离权、吕洞宾，引入仙班。清赵翼（1727—1814）《陔余丛考》有云：《宋史》慈圣先献太后弟曹佾年七十二而卒，未尝有成仙之事。总之，所谓曹国舅只是民间传说“八仙”中的一个人物。

明代有文林阁刊本《袁文正还魂记》传奇（全名作《新刻全像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所叙内容与词话大同小异。传奇中袁文正妻名韩秀真，无子，入京后因科场罢科，夫妇同观龙舟，为曹二国舅撞见，诱入府中，袁文正却被曹以药酒毒死。秀真欲觅死，为曹母劝阻收为义女。包公为风引入曹府，冤魂出告状。及掘得袁尸后，冀借游园为名欲搜寻秀真。曹母得悉，命家人张清杀死秀真，希图灭迹。秀真得张清放逃，往开封府告状，并认出文正尸体。先是曹二国舅已为包公奏勘，贬为外州刺史。此时，包公伪修曹氏家书，谓曹母病重召归京。随即请两位国舅筵会，秀真当筵告状。包公释大国舅，将二国舅上枷示众。大国舅归后，弃家修道。二国舅终抵国法。包公又请帝出温凉帽使文正还魂。文正受封官职，夫妇荣归。此传奇似系明代中叶以前作品，不知与词话孰先孰后，当出于同一来源无疑。但《龙图公案》小说卷七中的《狮儿巷》，则所叙与词话完全相同，自首至尾几乎不差一事，显然，是本之词话所作的。

《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二有《雪香园》传奇，系清程子伟（约公元1628年前后在世）撰，黄文暘谓：其事仿佛《龙图公案》袁文正事，演刘思进妻孙氏被害后埋雪香园中，包拯为伸冤，还

魂完聚，故命《雪香园》。但综观后文所叙故事，则不但男女主角姓名不同，而作案者为曹后之父曹鼎，断案者亦为包公，被击死者为孙氏，最后得请用温凉帽等使之还魂，夫妇相聚，则作者当受词话、明传奇及小说影响无疑。

京剧有《碧尘珠》，开首亦叙国舅曹真强抢袁文正妻张氏，张氏不从，夫妻被双双打死抛尸入井。但此下虽叙包公审理案情，处罪曹真，而受害者却是伍迎春、王桂英夫妇另一案件，开首所叙袁文正夫妇被害事竟无下文，不知何故。（据《京剧剧目初探》）

## 八、《刘都赛看灯传》

《刘都赛看灯传》原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题名《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十五夜看灯传》，下卷题名《全相说唱包龙图断赵皇亲孙文仪公案传》，不署作者。卷首无扉页。正书共三十二页，中缺九、十四、二十三，共三页，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二字至二十四字不等。有插图九面，六面每面一幅，其余三面分作上下两幅，共图十二幅。其中十一幅有目，六字至九字不等，惟第九幅有图无目。书末无刊刻年代及堂名。

全书叙宋包拯审理赵皇亲霸占刘都赛并杀其全家一案故事。西京河南府有织机作头师官受，妻刘都赛，子金保，家极富有。上元节，城内鳌山寺大开灯会。刘都赛由院子张公及梅香陪往观看，因观众拥挤失散。忽起狂风，架倒灯灭，众皆散去。刘都赛不识归途，适西京府主赵皇亲经过，恋其美，诱入府，许为正夫人，刘不得已顺从。三月后，赵皇亲召全府织匠为刘织制新衣。师官受亦往，夫妻相会，为赵皇亲撞见，将师处死，且率五百刽子手杀师全家，劫财焚屋，惟张公携金保在外，得脱。师弟师马在扬州为织匠，夜梦不祥，归家探望。路遇张公主仆，得悉家事，

遂同往东京，向开封府告状。师马误撞东京州守孙文仪马头，被打死，置尸篮底，上盖黄菜叶，拟投城河中。恰为包公撞见，伪称正须黄菜叶治病，连篮送至府中。检叶见尸，暂置牢中。张公亦来府告状，入牢认尸，识为师马。包公奏请城隍使师马还阳。包公乃称病不朝，不久又伪作已死，设堂致祭，且上遗奏荐赵皇亲接任开封府尹。赵皇亲得旨，尽以家产来东京。由孙文仪陪同上街夸官。进府衙，包公忽出现，喝命牌军拿下赵、孙二人，动刑审问，得实供。刘都赛亦来告状。赵、孙均处死罪。家属发城外三百里为民。包公入朝，奏明案情，保举师马为西京府主。师马拜谢包公，携刘都赛母子及张公赴任。

此故事无来源可考。《龙图公案》卷二有《黄菜叶》一则，系全据词话而作，但其中“师马”作“师马都”，包公审问赵、孙由师马都对质，无刘都赛告状事，末亦无师马受封官职一事，惟将赵王家财一半入官，一半赏张院公。

京剧有《铡赵王》一目，系据《龙图公案》而作，人物情节全同，惟场面则仅在东京一隅，师马都为织匠在西京，不在扬州，而张院公自首至尾终未出场。此外，高甲戏、豫剧有《铡赵王》，泗州戏有《大赦山》，皆叙此故事。但泗州戏主角刘都赛则作罗凤英。弹词中有《红灯记》，一名《红灯会》，故事情节与词话颇相似，但非同一渊源，女主角为罗会音，其夫为田子真，其他人名亦多不同。附记于此，聊供参考。

## 九、《张文贵传》

《张文贵传》原书题作《新刊全相说唱张文贵传》，分上下二卷，不署撰人。卷首有扉页一面，上图下文。图为“张文贵封官跨马游街”。文为书名“说唱张文贵求官进宝传”十个大字，

分两行排列，书名中缝有“包龙图公案词话”字样。正书共三十六页，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四字。有插图九面，五面每面一幅，余四面每面分作上下两幅，共图十三幅。每幅有目，五至十一字不等。书末无刊刻年代及堂名。

全书叙宋包拯审理张文贵进宝求官被害故事。西京溪州溪县有张百万，子文贵携金银及二安童上京赴考。路经太行山，遇静山大王赵太保，夺去金银，杀死二安童，文贵被绑在剥皮亭上，将于明日挖心肝下酒。静山大王忽为酆都王子邀去饮酒，忘其事。大王有女青莲公主，华贵非常，游园见文贵，问明情由，怜而释之，结为夫妇。临别下山，公主赠宝物三件，谓进献朝廷，可得高官厚禄。一为青丝碧玉带，系之，死者可复生，病者即愈；二为逍遥无尽瓶，拍瓶酒即满，宴散瓶自空，三为温凉盏，用盏饮酒，即闻诸乐齐鸣；又赠马蹄银十个、青蚨万贯及龙驹马一匹。文贵入京，宿都知杨二旅店，夜出三宝试之，果验。乐声为杨二所闻，得知三宝用途。酒醉文贵，绞死而取其财宝，尸身埋芭蕉树下。太后患病招医，杨二进献三宝。太后以宝带系之，病即愈。杨二得封八十四州都元帅，仁宗点包相等四人为杨二保官，独包相不允。半年后，芭蕉树忽为大雨冲倒，文贵尸露，龙驹马掀尸驮背，直趋开封府告状，为包相留下。包相伪病，向帝借得宝带，系于尸体，文贵果活，尽诉前事。包相借故，宴请满朝文武，杨二亦至。包相当筵责其杀人越货，杨二不认，出文贵对质，立拘杨二。杨二无可抵赖，服罪，斩其全家。文贵受封八十四州都元帅，又召静山大王父女入京，亦受封赠。

此故事不知所本。与此同题材的，仅见有清代流传的唱本和宝卷。二书皆名《白马驮尸记》，又名《玉带记》。宝卷似据唱本改作，而唱本似即出于词话。所不同者，词话中的张文贵，唱本、宝卷均作刘文英，而静山大王赵太保均作大王陆林，又增出

青莲公主有孕，避居红罗山，诞一子天保，得仙授武艺；及太后因杨二被铡，命杀包公、文英，仁宗无可奈何，忽天保率兵来索父讨战，诸将莫敌，赦包公、文英，与之言和等事。

## 十、《断歪乌盆传》

《断歪乌盆传》原书题作《新编说唱包龙图公案断歪乌盆传》，不分卷或集，不署作者。卷首有扉页，正面上图下字。图上端有横额，题“永顺堂新刊”。图为“包公在公堂审问乌盆”场面。文为书名“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八个大字，分两行排列，书名中缝为“全相说唱词话”字样，书名右旁有“宗富屈死强徒手”，左旁有“不遇清官怎雪冤”七言两句。正书共三十一页，每半页十四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五字。有插图六面，四面每面一幅，其余两面每面分作上下两幅，故共图八幅。其中七幅有目，七字至十二字不等，惟最后一幅有图无目。书末有阴文（黑底白字）“成化壬辰岁季秋书林永顺堂刊行”字样一行。壬辰为成化八年。

全书叙宋代包拯审理乌盆诉冤故事。宋仁宗时，福州白羊村有杨百万，子宗富携带金银罗绢，独自入京赴考。行至天长、六合交界白毛庄，借宿窑户耿家。耿二子耿大、耿二以酒饭款待，乘宗富醉绞死，移尸乌盆窑中火化。及开窑较原数多出一盆，形歪而丑。亳州城内有孙小二往耿家批乌盆贩卖，索得歪乌盆为盘缠。时包公任亳州知府，路经小二盆担旁，忽狂风吹起轿顶。包公发下批文，命节级潘成捕捉风神。批文被风吹至孙小二家歪乌盆中，潘成追至，将歪乌盆买回。是晚，潘母用乌盆解溲，乌盆忽作人言，细诉冤情。潘成将一切情况写成状子，携歪乌盆到府交差。包公审问，乌盆哭诉被害经过，请求伸冤。包公传众窑户各带盆

样来见，将择优购买。盆上皆有窑户牌号，乃将与歪乌盆同牌号盆样换出，仍命各窑户认取原盆回去，歪乌盆与耿父独留。追问耿父，招认系其二子所为，乃追捕二耿到案，坚不认。入牢中。于夜间装鬼，诱出实供，处以死罪。包公又传宗富家人领回乌盆及被劫财物，并奏请朝廷在白毛庄设关看守，以保客商行旅安全。

此案故事为包公断案中最著名的一种，在词话之前有杂剧，词话之后有小说、传奇、京剧等等，但彼此之间多不同。元人杂剧《玎玎珰珰盆儿鬼》，似为词话所本，但人名情节多有不同，叙汴梁人杨从善子国用，从卜者言避灾出外经商，获利归，为破瓦村客店主盆罐赵、撇枝秀夫妇所害，将尸入窑烧灰和土，制成瓦盆。嗣后，冤魂常哭闹。赵夫妇乃将瓦盆赠与开封府老役张懋古。瓦盆忽作人言，恳懋古携之府告状。包公审出案情，拘赵夫妇置于法。

《龙图公案》小说卷五有《乌盆子》一则，所叙苦主亦为商人，但为扬州人李浩，经定州城外，醉卧路旁，为窑户丁千、丁万打死，亦烧灰和泥，做成瓦盆，后为王老买去。瓦盆亦作人言诉冤。时包公任定州知府，王老携盆入府告状，捕二丁处死罪。《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六有《断乌盆》传奇，所叙内容与《龙图公案》小说完全相同，仅增出包公断案时，以符召丁家钟馗神讯问一事。

至于《三侠五义》小说中所叙被害者亦为商人，系苏州人刘世昌，经定远城，为窑户赵大夫妇所害，制为乌盆，赵遂富有。破案人则为张别古。业卖柴，因索赵大所欠柴钱，顺便索一乌盆。至家，乌盆忽作人言诉冤，时包公为定远县知县。得张别古携乌盆告状，拘捕赵大夫妇。赵大坚不肯认，被夹棍夹死，将赵大家产折卖，抵偿刘世昌被劫财物，召刘家属领去。刘家感张别古为被

害者鸣冤之恩，携回苏州赡养终生。包公因刑毙赵大，被勘革职。同时，京剧有《乌盆计》，故事全同《三侠五义》，惟刘世昌为南阳人，张别古为鞋工。此外，昆剧、高腔、弋阳腔、徽剧、湘剧皆有此剧目。

按明钱曾《也是园书目》所录“宋人话本”十二种，其中的“风吹轿儿”疑即为此《断歪乌盆传》词话的另一版本。但《也是园书目》所录“宋人词话”至今尚见流传的八种，尽是话本小说，没有一种是说唱词话，所以“风吹轿儿”和《断歪乌盆传》或许竟是不同体裁的两书。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是《断歪乌盆传》有可能是依据“风吹轿儿”编写的。

## 十一、《断白虎精传》

《断白虎精传》原书题作《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不分卷或集，不署撰人。卷首有扉页一面，上图下文。图已残缺，仅存一角。文为书名“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八个大字，分两行排列，书名中缝有“永顺书堂新刊”字样，书名右旁有“虎精吃了张观主”七字，左旁有“龙图勾到斩其身”七字，是一联流水对。正书共十四页，每半页十三行，因全书无说白，尽为唱句，故每行均为二十一字。有插图三面，每面一幅，共三幅。每幅有目，八至十一字不等。

全书叙宋包拯审理白虎精伤人一案故事。沈家村有沈百万，子名元华，独自入京赴考。经宝云山下，夜宿伏虎大王庙，忽有美女啼哭入庙，自称白氏女，受继母虐待，欲投外家，因遇雨，来此躲避，问知元华未娶，自请为妻，即在庙内成婚。夫妇同至东京，宿茶坊，遇天庆观主张道士。张请元华至观，谓其妻系宝云山千年白虎精所变，专事伤人，当为除之。事为虎精所知，乘夜驾云

至天庆观。张观主出战不敌，为虎精所食，仅剩四肢及首，虎精自回山去。天庆观道士疑观主为陆道童所害，向开封府告状。包相正审问陆道童，元华不见其妻，疑为张观主贪色摄去，亦来告状。包相细问后，知系虎精伤人，遣张龙、李虎往勾白虎精。张、李至宝云山下，向伏虎大王神求助，梦中得神告，如有美女入庙，即白虎精，需先备狗血，污之，使不能变化，可擒而交差。张、李如言，果获白虎精。包相审问虎精，因其变易容貌，元华不能辨认。包相无法判断，故责张龙、李虎，并虎精同关牢中。虎精谓张、李，因血污被擒，如得脱，当重报。包相在牢外窃听，知为真妖，因上奏朝廷，请召天师来京施法斩妖。天师至，以业镜照虎，现原形，执天蓬尺斩其首，悬正阳门示众。天师受赏归山。包相释陆道童，责元华不应贪色，命其归去。

白虎精一案事属不经，当仅为一种民间传说，故不见前此诸书记载，即后来亦未见有袭用其题材者。仅前《仁宗认母传》中有“山里大虫勾来到”一语，及《张文贵传》中亦提到“曾勾大虫偿人命”一案，皆指此故事。可见此故事在当时民间极为流传，而为听说词话的人所熟悉。按潮州歌有《白狗精》一书，中叙白狗精化施俊形，占其妻，施俊向包公告状。包公不能辨，适有白额虎亦因伤人，被差役拘至，白虎识白狗精，扑之现原形，因吞食之；包公遂判白虎贍养死者之母，以抵伤人之罪，白虎果每日衔食物供母……。此故事亦可作为“山里大虫勾来到”一语之注脚。但与词话并无渊源关系，不过同为包公所断，有些相似而已。之外，京剧有《神虎报》，与潮州歌《白狗精》情节几完全相似，惟人名除包公外完全不同，可能它即是据潮州歌编写的。

## 十二、《莺哥行孝义传》

《莺哥行孝义传》原书题作《新刊全相莺哥行孝义传》，不分卷或集，不署作者。卷首有扉页一面，上图下文。图上端有横额，题“永顺堂新刊”。图为“小莺觅食归来供母”。文为书名“全相莺哥行孝义传”八个大字，分两行排列，书名中缝为“新刊说唱足本词话”字样。正书共十九页，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三字至二十五字不等。有插图十面，每面一幅，共十幅。插图上无题目。书末无刊刻年代。

全书叙白莺哥行孝成道故事。唐王在位时，陇州西陇县有娑婆树，四季常青，上有白莺哥一对建窠而居，生一小莺，伶俐异常，自幼学得看经、念佛、作赋、吟诗。莺父去南园觅食，为猎人王一、王二放弹击死。莺母寻夫未见，双目亦受弹伤成盲。小莺每日出外觅食，供养其母，始终不怠。一日，往西园给孤长者园中觅荔枝，为猎人王氏兄弟网得，小莺口吐人言：因有盲母，在家待食，恳请释放。王氏兄弟惊为异物，更不肯放，纳入笼中，携往城中叫卖。适知府路过，闻王氏弟兄谓小莺能信口成诗，试之果然，乃买归府中。夫人出视索诗，亦信口而成。知府视为珍禽，进献朝廷。唐王喜，连呼三声，小莺故不答。唐王乃宣王氏弟兄入朝，使其吟诗，小莺仍不开口。唐王以为欺君，斩二人。小莺乃点头为礼，开口奏明前事，谢唐王为己报杀父伤母之仇。又吟诗多首，都惬王意，遂请唐王放归养母。唐王怜其孝，亲手开笼放之。其时莺母因不见小莺归来，离窠寻子，已被狂风吹落跌死。小莺归，得山鬼化莺相告，觅得母尸，移回窠内。凤凰奉玉帝命，率百鸟来临，主持丧葬。分派百鸟，各有所司，排场极其盛大，凡人间所有，几无所不有，行丧既毕，葬之山西。南海

观音念小莺之孝，度往普陀山，教其修行，终成正果。

此故事疑出自某种佛经，世传有《鹦儿孝母》宝卷一卷，为光绪辛巳（1881）镇江宝善堂刻本，亦叙鹦儿行孝故事，内容大体相似，惟鹦儿不但能行孝，且一味劝人改恶为善，更近于宗教家言。宝卷叙鹦儿出身之地，为西域天台山无影寺双林树。鹦儿生时体白如银。鹦父先死，鹦儿因母病，飞往东土觅取樱桃，途中为猎户所获。鹦儿劝使罢猎行善，猎户信受。辗转又劝多人，但都不肯释放。后从达磨祖师言，诈死得脱。及归，母已亡。又受元通教主指点，往落迦山紫竹林修道，其结果正与词话相同，内容是大体相似，当系同出一源。世上所传观音图像，头顶上空往往绘一鹦鹉，展开双翅，口含念珠，正此白莺哥也。

### 十三、《开宗义富贵孝义传》

《开宗义富贵孝义传》原书题作《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分上下二卷，不署撰人。卷首无扉页。正书共二十四页，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唱句二十一字，说白二十四字。有插图六面，四面为每面一幅，余二面每面分作上下两幅，共插图八幅，每幅有目，六字至八字不等。书末有阴文（黑底白字）“成化丁酉永顺堂书坊印行”字样条章。丁酉为成化十三年。

全书叙汉文帝时，宁州带郭县有长者开宗义，家财豪富，九代同居，开公夫妇年各一百三十岁，有子十七人，皆已婚娶，第七媳为龙王三公主，主持家政。中元节，天降娑婆树一株，鲁般下凡，为制成两扇大门，门上现日月、星辰、仙佛诸象。汉帝闻开家财富，甲于天下，远超国库，更有宝门二扇，尤旷世所无。汉帝欲得二门，宣开公来朝，故命进献金钱、马蹄金、龙须布、珊瑚树、夜明珠等财宝，无此财宝，当以二宝门为代。开公进财

宝如数。汉帝又索更多稀有财宝，开公亦如数以进。如此愈索愈巨，开公终不为屈。最后，汉帝亲往开家，遍观所有财宝及宝门。开公盛筵款待，呈献宝物无数，汉帝君臣满载而归。汉帝夜梦天神宣上帝旨，命将开家所献财宝全数送回，如违命，定将皇城移置大海之中。汉帝惊醒，急命备下大船一百艘，将开公所进财宝，全数送还。后开公年至二百八十岁，二十九代同堂，释迦佛遣无量佛前来超度，全家一千三百人皆上西天。

词话所叙九世同居事，古已有之，著名的有唐代张公艺，见《唐书·孝友传》。元人杂剧《张公艺九世同居》即敷衍其事，至其内容如“孝友”“孝义”两个主题外，毫无相同之处。词话写开家富贵迹象，着意铺张，凡世间所谓宝物，几乎无所蔑有，但所以致此之故，书中没有明叙。至于第七媳龙王三公主，亦没有叙明她的来历及所以为开家媳妇的原因，照写作的规律，都应有所交代，由此可知书中不无疏漏之处，书中故事来源亦无所考，可能出于宝卷一类喻世劝善之书。

曾见世传唱本有《龙三姐拜寿》二卷，主角姓名及在世年代与词话不同，但所叙故事正可补词话的缺漏。现摘录如下：清顺治时，河北内黄县有员外刘成文，家豪富，生十七子，皆已婚娶。刘生日，诸媳皆拜寿，幼媳独不拜，谓拜必有祸，众不信。她一拜，员外立死，为她唤醒。她乃实告：父为东海龙王，因行雨违命，为上帝罚为长虫在世受苦，为刘救免；己为龙三姐，奉父命前来报恩。嗣后，由她当家理事，往水晶宫取得金狮子、银毛犬、摇钱树、聚宝盆、乌金锁诸宝，大兴家业。三年后，仍归水晶宫。如将此故事补入词话，可补充家财豪富之来由及龙三公主所以为开家媳妇之原因，如此则天衣无缝，浑成一体，似非偶然巧合。又，赵景深氏曾见有抄本《忠孝情义开公传》，谓情节与词话相似，（见赵著《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此抄本惜未能

见到，不知内容究属如何。

综观上述十三种成化本说唱词话，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类：第一类为历史人物事迹的敷衍，如《花关索传》、《薛仁贵跨海征辽》及《石郎驸马传》。但薛仁贵、石驸马都是正史上有记载的人物，花关索事迹则正史上没有一字提及，不过在《一统志》上说关索是三国时一位名将。《一统志》是一部记录全国各地山川、人物、土候、物产等的地理志，其中所记地方人物，当然不会是虚构的，但有些也可能是根据传说的。所以花关索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但也就是传说中的一个历史人物。读了本文所荟萃有关关索的种种传说以及西南地区留存下来的有关关索的种种遗迹，几乎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第二类为演述包公断案的故事，如《包待制出身传》及《陈州粳米记》、《仁宗认母传》、《断曹国舅公案传》、《刘都赛看灯传》、《张文贵传》、《断歪乌盆传》、《断白虎精传》。《包待制出身传》本来只是一部专叙包公出身故事的，但他是后面七种公案词话的总主角，所以把他们算在一起。第三类为宣扬佛教因果报应的故事，如《莺哥行孝义传》、《开宗义富贵孝义传》。

这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发现，是本世纪以来继续宋人话本四种、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五种及也是园藏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其中孤本占一百四十四种）之后，第四次的重大发现。考据这十三种词话的来源，大多数不出来自民间的传说，即使是历史人物，其中也含有不少的传说成份，故颇富于风俗、习尚、宗教、信仰等等民俗色彩，因此这批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不独是中国文学、中国民间文学及中国版本学研究者所必须取资的重要古籍，而且也是一部可供民俗学者研究参考的宝贵资料。

这十三种词话有一个总的特色，就是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一

处涉及猥亵的文字，这是从明代传来的一切小说、戏剧、俗曲及其他词话中所罕见的。著作者和刊行者的态度在这一点上说，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至于书中崇扬封建道德和迷信观念的倾向，这是作者局限于当时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所致，毋用多加说明。

本文之作恰在十年大动乱之后不久，我国文化遗产遭受极大摧残，而以书籍之被损毁为尤甚，因是本文所亟需的参考资料。往往不能得心应手，只能因陋就简，就所能获得者加以应用，故脱略讹谬，在所难免，尚希读者有以指正！

一九八〇年八月一日完稿于上海

---

## 成都市图书馆编印

### 《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索引

为了给研究工作者、教学人员和读者提供方便，成都市图书馆将各种书刊资料上发表的郭老著译、手迹、照片、佚文和有关研究文章辑成《郭沫若著译及研究资料》一书。全书共两册，包括十个部分，即：郭沫若著作篇名字顺索引、郭沫若译著篇名索引、郭沫若著译系年索引、郭沫若著译篇名主题索引、《沫若文集》（十七卷）目录、郭沫若佚著目录及部分全文抄录、郭沫若部分手书目录、郭沫若部分照片目录、郭沫若研究专题篇目索引、附录（郭沫若笔名、别名、化名一览、本索引引用书刊资料一览）。为便于查检，全书一二册统编页码，各列目录，每部分前列有《篇名首字检字表》。该书已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印出。

文 丁

---